

淨土大經解演義學習心得 劉素雲居士主講 （共一集）
2010/6/23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：52-444-001

尊敬的師父上人、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早上好！請坐，請大家坐下。尊師命，我第二次來到香港，香港的同修們一看，可能想，這傻老太太怎麼又來了？有緣，是不是？第一次來，我第一次是四月四號到的，在這待了七天，這次來是第二次來香港，師父有令，那就得到，所以我就這麼又第二次來了。本來這次來，沒想跟大家講什麼，我就想，師父有什麼任務安排我，我就完成什麼任務。香港的同修和咱們佛陀教育協會的同修們，昨天突然說，劉老師，妳再跟大家講講。我說講什麼？他們說講講學習《大經解》的心得體會。我說沒學好，有什麼可講的？他們都笑了。既然大家要求我講講，我就學到哪兒我就說到哪兒。好在我這個人比較實在，我學到什麼程度，我就跟大家說到什麼程度。在說這個題目之前，我先跟大家說說，就是我學習《大經解》的因緣。

我是四月四號第一次來到香港的，四月五號那天是清明節，師父上人開始講《淨土大經解演義》，我在這兒一共聽了五講，聽了五講以後，我返回哈爾濱。回到哈爾濱以後，我生病一個階段，可能也就是這個因緣，如果沒有生病這個因緣，大概《大經解》我還聽不上。因為很多佛友來電話、來家裡，或者約我出去，我沒有時間看《大經解》。後來我病了，我那個護法刁居士說，大姐，妳這次病得挺好，好讓妳聽經。我說那又給我創造一個因緣，那我就好好在家聽經。那個時候有將近二十多天，我說不出來話，嗓子啞，前胸、後背都疼。所以刁居士就把我看住了，不允許外界和我接觸，也不允許我接電話，這樣我就有這麼一段時間，來聽師父講的《

大經解》。一個多月的時間，我是從第一集現在聽到第五十九集，昨天師父講到第六十二集，我還有三集還沒聽到。就是這麼一個因緣，使我比較完整的把師父講過的《大經解》這五十多集，我從頭至尾聽了一遍。只是聽了一遍而已，真是你要說我學得怎麼深、怎麼透，不是那樣的，聽了一遍，留一個印象，然後我想再反覆的仔仔細細的聽。所以大家想讓我講講我的學習心得體會，我也只能講講我的體會而已，沒有什麼更好的學習收穫，這個都談不到，我都如實的跟大家說。

下面我就想就這個問題，說一說我這一個多月，聽老法師講《大經解》的一點粗淺的體會。首先我的第一個感覺，第一個體會是，我很幸運，能夠在老法師開講《大經解》的時候，我正好來到香港，在這兒親自聽老法師講了五講。然後回去又有這麼個機緣，把老法師講過的這部分，基本上都聽到了，現在就是還有三講，因為來這裡間斷了，我沒聽完。就是這個因緣，我覺得真是佛菩薩對我的加持、對我的厚愛。學習《大經解》，我告訴大家，我最突出的體會就是咱們太幸運了，生在這個時代，這個時空點，能夠趕上這個機會，在我們人生當中是非常難得的。

我給大家一步一步來說，咱們把它穿成一條線。《無量壽經》這個會集本，是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，這個大家學淨土法門的都知道、都清楚。夏蓮居老居士是利用了十年時間，把《無量壽經》會集完成，這是多麼殊勝的因緣。所以夏蓮居老師不是一般人，我們每個人心裡都很清楚。接著往下說，然後黃念祖老居士為《無量壽經》寫了註解。我們聽老法師講法的時候多次提到，黃念祖老居士在寫這個註解的時候，身體狀況很不好，在病痛的折磨下，他老人家完成了可以說是這部巨著，給我們後人留下寶貴的財富，這是註解。然後是淨空老法師來為我們講解這個註解，再接下來，是我們

學習《大經解》。把它概括起來就是集，什麼意思？就是會集，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；第二個就是註，就是註解，黃念祖老居士給我們寫的註解；第三個是講，是淨空老法師給我們講解這個註解，然後我們有幸能學習《大經解》。

因此我覺得，做為我們這一代人，生活在這個時空點，是非常幸運的。《無量壽經》和《大經解》，以及老法師這次第十一次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它的深遠意義，我想，用語言形容不出來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一切都會得到證明。我們在這個時候，能夠坐在這裡聽老法師講這部經、講這個註解，真是，我們實在是太幸運了。這個機緣不是誰都可以遇得到的，可以說百千萬劫難遭遇，對於我們現在來說，可能感覺還不是那麼太深，還不是很深刻，慢慢的你們會感覺深刻的。這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以及這個註解，以及老法師的講解，可以說是給我們淨土法門，給我們後人留下的一部巨典，真是寶貴財富，用金錢、用任何詞來形容，都表達不出來。在久遠的將來，這個經、這個講解，能發生多麼大的作用，可想而知。我們可以想像一下，到那個時候，我們後人拿到這部寶典的時候，他們會感恩我們的夏蓮居老師，感恩我們的黃念祖老師，感恩我們的淨空老法師。

我們現在手裡拿到這本講解，不要把它看作是一般的佛書，它確實是無價之寶。我上次從香港回去的時候，師父給我們每個人拿了一本，我們來四個人，每人一本。我以前沒有自私過，唯獨這次拿到這本書，我回去一個念頭，就是這本書我得留著，我不能結緣出去。當時我還感覺，妳怎麼也學會自私了？就是這樣，我們四個人一人一本。後來有的居士打電話問我，說劉居士，妳上香港，拿沒拿到一本書？我說拿到了，我手裡有一本。她說能不能拿來借給我們去翻印？來電話的是徐州的一個老居士，我當時真是打了一個☒

，按北方話說，打了一個✕，因為我心裡捨不得，我不想把這本書拿出去。我電話裡跟那個老居士說，我說大姐，妳印書的時候妳把這本書拆不拆開？老居士告訴我，她說那可能得拆開。我說那太可惜了。她說，完了我再給妳裝訂上行不行？我說妳再裝訂，那肯定不是原樣了，我想永久保留。老居士不好意思說，那我就先不要了。後來我真是下了很大的決心，我才說了一句，我說不行，我還是給妳吧。我就把我手裡這本就給那個徐州的老居士寄過去了，這樣我手裡就沒有了。

然後我們刁居士手裡那本，她說大姐，我先不看，我這本拿給妳看。我說妳別拿來了，拿來到我手，肯定留不住，誰一問我，我又發出去了。她說不行，誰再向妳要，妳就說這個不是我的，是刁居士的，不要給別人。我說那妳拿來，她就拿來了。過了幾天又有人打電話，說妳手裡有沒有《大經解》？我說有，馬上又痛痛快快告訴人家有。接著我想，這本不是我的，我怎麼又給人說出去了！接著我就說一句，我說我告訴你，這本是刁居士的，不是我的。他說，能不能借我們，我們也翻印翻印？後來我說你等著，給我三天時間，我給你商量商量。實際我就想，我得問問刁居士同不同意。結果刁居士上我那去，我說刁，誰誰誰要這本書。刁說，那給吧！當時我還想，這回挺痛快。所以這本書也發出去了。現在就是謝居士手裡那本書，發沒發出去我不知道；我們小余是在吉林，她手裡有一本。所以這次來，看咱們的書架上又有這本書，我們幾個都挺高興，趕快再拿幾本。所以說這本書，我告訴大家，是傳世之寶，誰請誰合適，誰有智慧，我是這麼想的。所以我拿到這本書，當時我就覺得，它的分量沉甸甸的，它的內容無可比擬。

我回去，因為有病，每天我又有機會聽經了，刁居士給我的任務，就是把我關在屋裡，妳不許接電話，不許接待來訪者，妳也不

許出去，妳就是聽經。所以我一天我又可以聽八個小時到十個小時，就這麼的把師父講過的，我就這麼聽過來。我一邊聽一邊對照書上講的內容，這樣可能理解得更快一些。當時我聽這部經的時候，一開始有的地方聽不懂。我告訴你們，我為什麼說這個話題？因為有的佛友跟我交流的時候，就打電話說，「劉大姐，我聽不懂，聽不進去」，就有這幾種說法。我當時說，我說我一開始聽的時候，也有的地方沒聽懂，但是你返過來再聽第二遍的時候，第一遍你沒懂的地方可能就懂了；你再聽第三遍的時候，你第二遍沒聽懂的地方，可能你又懂了一些，慢慢的聽次數多了就聽進去了。我一開始聽的時候，有點聽不進去，有這種感覺，但是後來當我聽進去的時候，我就捨不得放手，我坐那兒聽七、八個小時。如果不來人，沒有事，我可以七、八個小時我都不動地方，真是聽進去了。

後來我採取個什麼辦法？我做小卡片，我告訴你們我做小卡片。就是比如說第一集，它哪些是重點，我寫在小卡片上；然後哪些地方和我有針對性，我對照，是我應該借鑒、學習的重點地方，就是和我對上號的，我又寫一部分。所以我這個小卡片，就是每一集都有兩部分，一部分是這一集講解的重點，下一部分就是和我對上號的那部分重點。所以五十九集，我看到現在，小卡片是攢了一落。你現在從頭再翻一翻，然後你在聽第二遍的時候，你再對照你的小卡片，你又有新的收穫、新的體會。這樣逐漸積累，這個講解你就完完全全聽懂了。所以現在我每天要是不聽，好像覺得缺點什麼似的。我是二十一號出發的，二十一號、二十二號、二十三號這幾天，其中昨天是在這兒聽師父講第六十二集，從家出發那一天就沒有時間聽了。回去的時候，在這兒我可以接著聽，我要是在走之前，這幾講我都可以在師父這講堂裡聽，這樣我就基本沒落課，回去的時候哪個落了，我再給它補充上來。

這個《大經解》的深刻含義真是不可言喻。我告訴你們，我上次從香港回去以後，遇到一些考驗，給我打電話的，各種聲音都有。當時我就想，我上了一趟香港，見了師父，回來以後，這考卷馬上就跟上來了。那個考驗又是挺難的題，我估計最起碼也是考博士的題，人家不是說博士要畢業了，給你出博士題。我就想這次的題可能又是博士題。有很多聲音都是開導我，教育教育，或者是提醒提醒、指點指點，不管誰說什麼，我都虛心的聽。聽完了以後，我問人家，我說你說完了，你想聽我說點嗎？你要是想聽，我就說點；你要是不想聽，您的意見我都聽了，我要做為我的參考。我說大家都是同修，彼此互相促進，就是這樣。有的同修說，那我就聽聽妳對這個問題的看法。我說你要聽我的看法，我這人可比較直，比較坦蕩，我有啥說啥，我不會順情說好話。我的原則就是不討論、不爭論、不辯論，我從來不說對方你對或者你錯。我說我就是聽你的意見，我認真聽，然後我再說說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。

第一個考驗，就是妳為什麼要讀《無量壽經》？這個問題尖刻不尖刻？因為我多次講的時候，我一貫是這麼個說法，我是一門精進，長時熏修，我就是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。所以人家給我提的問題很有針對性，問為什麼要讀《無量壽經》？而且人家談了人家的看法，人家為什麼不讀《無量壽經》，我都仔細的聽了。這個問題提出來以後，我是這樣回答的，我說因為我接觸到《無量壽經》，一開始讀的時候，我就心生歡喜，朗朗上口，愈讀愈愛讀，所以我就一直讀到現在。我不但現在讀，將來我還要繼續讀，我就是這部經了。因為我比較笨，你讓我讀那麼多經我也記不住，我笨，我就可這一部經讀。那次我講了，一經通了百經通，我就認準這門，可能《無量壽經》我要讀通了，別的經我大概也能明白一點。時間也不多了，我和人家不一樣，我得的是絕症，說不

定哪天我就回家了，你說那麼多經，我哪有時間去讀完！所以就這一部來吧。我就告訴同修，我說我就選擇了《無量壽經》。

然後說妳為什麼如何如何，為什麼如何如何，那個具體的問題我就不能一一跟大家說。當時我是這麼回答的，我說，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給我們留下那麼多寶貴的經典，這些寶貴的經典沒有先沒有後，沒有一、沒有二，它都是一，關鍵是哪部經契你的機，我一直是這個理念。你就選擇哪部經，沒有好、沒有壞，沒有誰高、誰低，這是一。第二，選擇聽哪個師父的法，我說這也是各人的因緣，對不對？這麼多師父都在講法，你聽哪個師父的法，你心生歡喜，你願意聽，你覺得和你能對上號，你就聽這個師父的法。我告訴他，我說因為這十多年，我就一直是聽淨空老法師的光碟，聽進去了，也聽懂了，而且也受益，所以我就一直堅持聽老法師的法。不但現在聽，將來我也要聽，一直到我往生，我就是這個信念。

因為我這個人幹什麼就是比較強，按我們北方人的話說比較擰，如果你用道理能把我說服，我服氣；如果你就是高壓，你必須如何如何，我那個擰勁上來我還真不服，我認為我這條道走對了，一般的搬不動。我從香港回去以後，有很多人打電話，聲色俱厲，妳不能如何如何，妳不能講什麼講什麼。我笑了，我說，你想聽聽我的意見嗎？那妳說吧！很橫，都很厲害。我說，就這麼個原則，阿彌陀佛讓我講啥我就講啥，我說我把自己早都交給阿彌陀佛了，我那六個字不是有個聽話嗎？我說我聽誰話？我聽阿彌陀佛的話，阿彌陀佛讓我講誰我就講誰，讓我講哪面我就講哪面，我就是這樣。我說我雖然笨，但是我比較老實，比較聽話，我明白多少，我就不保留的告訴大家，給大家做為參考。如果對同修有一點益處，我說那就阿彌陀佛了，要不把我留在這個人世間幹什麼來了？

按我得這個絕症病，我十年前就應該走了，因為好幾次親朋好友都來給我送行來了。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同修聽沒聽過，得病的時候重到那種程度，著名的兩個醫院基本宣判我死刑，我又不能吃藥，又不能打針。你們看我現在像個人樣，十年前你們要看見我，能嚇跑好遠，特別嚇人，外貌特別恐怖，我自己照鏡子，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。我學生去醫院看我，四張床位，沒有認出來我，你說我病到什麼程度！所以到醫院去的，後來我出院，到我家去的，基本都是給我送行去了，誰也沒想到我能活過來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，我不能打針、不能吃藥，所以才回到家裡。我告訴大家的都是實際情況，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說這些個？就是有的人說，妳要是這麼說，人家醫院不都得黃了嗎？妳不用治妳就好了。因為我屬於特殊情況，我告訴大家，我不能打針、不能吃藥。後來人家大夫都直拍大腿，說老太太，妳的病我們弄不清楚、弄不明白，妳說妳不打針、不吃藥，我們醫院怎麼給妳治？我不能難為人家，就這樣回家的。這個情況是真實的情節，絕對不是虛構的。

同修們去給我送行，我的學生、我的朋友、親朋好友到醫院去看我，幾乎沒有不哭的。到我家裡去，不敢公開的，偷著哭，我都看見了。我說你們哭什麼！對我來說，生和死沒有關係，因為它就像回家一樣，到時候我就回家了。阿彌陀佛一招手，我就回家，那是我真正的家鄉，是我嚮往已久的家鄉。所以心態很平和，也可能就是這種心態，我活過來了。那時候，我病重的時候，我還沒有接觸到《無量壽經》，還不知道念阿彌陀佛，那是一九九九年、二〇〇〇年，二〇〇〇年是我病最重的時候。就是這樣，不能住院，不能打針，不能吃藥。我回家以後，因為那個形相我上不了班，我都下不了樓，蹲下起不來，起來蹲不下，就這種狀況。所以說，一下子你就在家就地臥倒，你就老老實實的該幹啥幹啥。好在我佛緣比

較深，這個時候就逐漸逐漸的接觸到佛法、佛經，就多一些了。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就是我應該選擇哪個法門，連這個我都不懂。後來我接觸到《無量壽經》，好像一下子就被《無量壽經》吸引住了，大概就是這個因緣，然後就捧著這一本經，就一直讀到現在。然後有人告訴我念阿彌陀佛，我就念阿彌陀佛。至於阿彌陀佛是怎麼回事，沒有聽師父講法之前我不知道，反正告訴我念啥我就念啥。就這樣念了十一年，從一九九九年有病到現在，正好十一個年頭，所以我又多活了十一年。

現在我就想，如果阿彌陀佛說還有任務給你，你還得接著在人世間，你該幹啥你還得幹啥，我聽話，我就老老實實的。比如說今天，大家說劉老師妳再跟大家講講。好，我就跟大家講講，我就有啥說啥。你們看，我沒有題，也沒有提綱，也沒有講稿，我啥也沒有，全靠三寶加持，不是我有辯才、我聰明、我有智慧，不是這樣的。因為第一次來的時候我曾經跟師父說，我說師父，我啥也沒有，我大腦空白，你讓我上去講什麼？師父笑了，說好好，妳坐那兒妳就知講啥了。我想，師父告訴我坐那兒就講啥，那我就去坐著去。

所以我第一次，就四月四號來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坐在這兒的時候，當時我自己真不知道我講啥，我進這個屋之前的五分鐘，我大腦還是空白的。進這個屋，就是拜佛，然後就往這兒一坐，我當時心裡就這麼想，師父說了，我坐這兒我就知講啥，就這麼傻呵呵的。你說是不是個傻老太太，一般的敢嗎？啥也不知道，也沒題，也沒提綱的，大腦又空白，自己都知道，就敢往那兒坐。師父說了，我得聽話，那我就來坐著。那次在香港一共講了七節課，十四個小時。這次來又讓我講，我又告訴他們，我說我還是啥也沒有，真是沒有，你看就空手來的。坐這兒跟大家面對面講，我就覺得心裡

很放鬆，因為我面對的都是佛友，我有什麼跟你們說什麼。如果咱們大家共同切磋，在學佛的路上有進步，那就對大家都有好處，這也是師父對我們每個學佛人的期盼。

現在回過頭來，接著說《大經解》。我的想法和認識和咱們師父有直接關係，這個都像小插曲一樣。我來到香港以後，就是我第一次來香港，我回到哈爾濱，他們問我，說妳去香港，對香港有什麼印象？我說樓高、路窄、人多。因為我上次來，是住在一個寮房，可能就是鍾博士住那個寮房，我們來的頭一天他到日本去了，我們來了以後，可能就住在那個寮房。從那個寮房到這兒，我每天就是兩點一線。那個時候在這兒住了七天，九龍公園每天從門口過，沒進去過，就是從寮房到這兒，從這兒到寮房。所以回去以後人家問我印象，我就是這個印象，樓挺高的，道挺窄的，人挺多的，人們走路的時候步履匆匆，都很急。尤其早上我們往這面來，人家上班的跟我們對流的時候，就看一個一個都蹈小碎步，都急匆匆的，就是這樣。對老法師什麼印象？因為我是第一次見到老法師，我說第一，老法師是一個愛國、愛教的老人；第二，老法師是一位慈悲的長者；第三，老法師是當代的高僧大德。我對老法師就這三點評價，我是按照這個順序。首先，我沒把老法師看作是一個神，我把他看作是一個人，他就是一個愛國、愛教的老人，一個慈悲的長者。我第一次來，那種感受是非常深刻的。

因為以前我沒想來過香港，有的同修提醒我，讓我到香港來見見師父。我說那麼大歲數的老人家，我不想去麻煩他，每天面對鏡頭，天天都見面，師父告訴我的話，我聽明白，我去做就可以了。我說今生如果沒有機會見到老法師，將來西方極樂世界一定是在那裡見面，我一點也不著急。後來一個因緣成熟了，我就這麼的來到了香港。因為剛開始我不懂，第一次約請我的時候，我說我不去，

我哪也找不著，我守家在地，我老守田園，哈爾濱都沒幾個地方我能找得著，香港在哪兒我更找不著。你說可笑不可笑？有的佛友說，劉大姐，這樣說不行，妳這是拒緣。我還不懂啥叫拒緣，還得問，啥叫拒緣？人家告訴我了，那我下次不拒，這把拒了不對，下次不拒了。所以第二次約請我就沒拒緣，四月四號就來了，我就是這麼到香港的。我這人從來沒對什麼事情那麼執著、那麼攀緣，我非得想如何如何，沒有。我可能和老法師有緣，我可能和《無量壽經》有緣，和這《大經解》有緣。

現在我的整個生活，基本這就是貫穿。你想想，我為什麼剛才說咱們把它穿成一條線？你想，夏蓮居老居士會集，黃念祖老居士註解，淨空老法師給我們講，然後傳到我們這兒，我們好好的學，是不是一條線？這叫不叫師承？大家琢磨琢磨，是不是這麼回事？所以說這就叫師承一脈去極樂，將來我們都是西方極樂人。因為什麼？我們是聽師父的，師父聽師父的，然後師父的師父又聽師父的，就是這麼傳下來的，我們就是師承一脈去極樂。過去為什麼告訴我這句話的時候，我不太理解，什麼叫師承一脈？這次通過講《大經解》，我把這個問題搞明白了。我們不是沒有依靠的，我們依靠的是阿彌陀佛，真是，我們不是沒有目標的，我們的目標就是今生成就，我們的方向就是西方極樂世界。我那個時候我不是說我四個一嗎？一部《無量壽經》、一句阿彌陀佛佛號、一個老師、一生成就，現在再加上一個目標、一個方向，六個一。我們這六個一，要是老老實實去做，必保回西方極樂世界，這是沒錯的。

我這個信念就特別堅定，愈來愈堅定，所以別人說什麼我都無所謂。他們在聲色俱厲的電話裡訓斥我的時候，我都覺得我的心裡在笑。他們說完了以後，我就感覺到人家那面電話都氣得呼呼的，我這面還沒事，我笑呵呵。我說你說完了？我說我告訴你一句話行

不行？行，妳說吧！我說我就告訴你們一句話，「別瞎折騰了，你們整不動我」，我就這麼跟人說的。我一想，我這麼一說，人家對方也可能就聽明白了，人家就不折騰了，也可能沒聽明白，還得繼續折騰，人家挺生氣。對我來說，無所謂，你們說啥，到我這兒，全都變成阿彌陀佛，你罵我也是「阿彌陀佛」，你訓斥我也「阿彌陀佛」，你讚歎我也「阿彌陀佛」。我現在倒是非常希望聽聽不同的聲音，人嘛！現在老法師在講經的時候多次提到我，大家可能都聽到過。我昨天在電梯間，我跟師父說，我說師父，你別再說我了，你都把我講成世界名人了。我說我回家以後，我老伴一見我就說，「妳全球直播」，連我老伴都知道我全球直播。我說師父，你別再說我了。師父說，好好好，給大家做個好樣子。師父讓我給大家做個好樣子，我說我就努力去做。

所以現在我就想，你來到這個人世間，你該幹什麼你就老老實實去幹，你別想你自己，你就想，我的整個身心交給阿彌陀佛，這是一；第二，我的整個身心交給眾生，盡虛空遍法界苦難眾生，都是我的親人，我都交給他們了。我為什麼樂呵呵？為什麼快樂？我告訴你們，就是沒有我，沒有我真快樂。你要成天琢磨自己那點事，你肯定煩惱。我沒有事可琢磨，一天傻呵呵的，有的時候甚至就像一幫人坐在一起嘮嗑，你看我眼睛瞪圓了，那是我沒聽懂，就是有些咱們之間在嘮嗑的時候，有些話我都聽不懂，你們說我傻到什麼程度，就是這樣的。我現在就是讀經、聽碟、念佛、拜佛、繞佛，我每天幹的事就是這些。哪個佛友有事，一個電話，跑去了，給送點藥，送點什麼膏藥，要往生的去鼓勵鼓勵，我每天幹的都是這些事。反正早晨一睜眼睛，我想又多一天念佛時間，我把每一天都當作我生命的最後一天，所以每天我都這麼快樂。到晚上躺在床上，今天該辦的事我辦了，佛我念了，想想我有什麼應該改進的，然

後念著佛號睡覺了。我睡眠特別好，我每天晚上八點多鐘我就睡覺了，我睡得早，躺在床上基本上不過五分鐘，我就睡著了，還不作夢。

第二天早晨兩點準時起床，收拾收拾，現在我是每天三點出去繞佛。我告訴你們，我繞佛的隊伍現在愈來愈壯大，原來我在那兒繞佛的時候，就我們兩個人、三個人。現在有些佛友可能看光碟看見吧，知道我在什麼地方繞佛，現在逐漸都找上去了。有的佛友早晨兩點多鐘從家出發，就往我繞佛的地方趕，他得走將近一個小時。我說你們沒必要這樣，家附近有地方就可以。說不行，到妳這兒跟著妳繞，覺得可好了。現在我們大約有十幾個人了，我估計這個隊伍可能還會逐漸壯大的，這樣也好，是不是？大家都說這個場特別好，在這兒繞就覺得非常舒服，心情非常快樂，這樣不就好事嗎？那好，大家都來繞。每天大約是繞兩個小時左右，兩個小時可能是一萬米。因為我繞的速度比較快，兩步一句阿彌陀佛，我就是這個速度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走路也是這個速度，念也是這個速度，你念和你的腳步正好是同步。我們這些佛友繞是各按各的速度繞，他們說攆不上我。

我這是繞了好長時間了，所以現在你看我走道，你想讓我慢下來我慢不下來，大家在一起走走走，我嗖嗖嗖就跑到前面了。有時候都不由自主，比如說有出家師父我們一起走，我知道應該是師父走在前面，我就想慢點走，慢點走，可後面，愣壓著自己慢點走，有時候不由自主的又跑在前面去了，想想馬上再壓住腳步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現在我告訴大家，繞佛是個非常好的修行方法，心特別靜。當你繞的時候，你心裡想阿彌陀佛，你嘴裡念阿彌陀佛，然後你耳朵裡聽阿彌陀佛。大圈我繞一圈大約是八分鐘，你就這個速度繞一圈，然後你再繞一圈，你繞十圈下來以後，第十圈肯定比你第

一圈要靜得多的多。因為我去的時候，我到繞佛這個場地的時候，基本上是三點鐘，東北哈爾濱三點鐘好像比這邊亮天早。我繞到五點鐘回家做飯、吃飯、收拾屋，八點多鐘就沒有什麼事，我就可以聽經，如果沒有佛友找，就是這樣。所以說，我《無量壽經》讀了這麼多年，阿彌陀佛佛號一直堅持念，然後我再繞佛，這些個因素綜合起來，最最重要的，三寶加持，我現在身體狀況真是挺好的。

我上次從香港回去，為什麼病了？我知道，累著了。我那次就是從正月初一，師父在網上講我，我從正月初四開始第二次成為名人，就是哈爾濱最起碼轟動了，然後黑龍江省轟動了，然後全國轟動了。我又像二〇〇三年第一張光碟，出「信念」那張光碟一樣，又熱鬧了。刁居士在我那兒，她知道，從正月初四開始，我大約有一個半月，我沒有正規的吃一頓飯，有時候一天一頓飯吃不上，就是給我做好了，我沒有時間吃。因為來的佛友是一波接一波，互相交叉著，我不好意思說你們等我，我吃兩口飯再跟你們說，我不好意思。因為他互相交叉著，沒有空閒的時間，因此我那一段時間就沒有機會吃飯。後來我總結總結，好事！第一，糧食省了，對不對？你看，沒有功夫吃飯，糧食省了；第二，體型苗條了，人家想減肥還減不下去，我這自然減肥，你們看我現在多苗條，是不是腰板溜直，挺標準的。這就是好處，兩大好處，真是好事。到現在我吃飯，我一天一頓不吃我也不知道餓，吃一頓也行，吃兩頓湊合，吃三頓就不舒服了，就是這樣。

所以我就覺得，讀經，讀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，你的境界和經是什麼感覺？融合在一起了，就是那個場景，好像你就身臨其境了。比如說對於西方極樂世界的描寫，你好像就置身於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是在那個環境裡。你讀到那些佛菩薩，你就覺得他們就在你的身邊，你們就在面對面的交流，就是這種感情。這種境界特別微妙

、特別幸福。所以說這次《大經解》，我為什麼說那本書我捨不得放手？因為我看進去了。這回好了，我這回回去的時候我又可以拿一本，我又有看的了。我一邊聽碟片，一邊看著書，一對照起來以後，自己好像我這個人就沒有了，我就是那種感覺，好像我都不存在了。我都說不出來那種美妙的感覺，我不知道大家你們能不能體會到。就是當我看這個書的時候，原來這個字不是豎行嗎？一行一行的，我看的時候，它就連成片了。然後我看這一行的時候，好像這整個一篇我都看完似的，我也不知道我怎麼看的。不是說咱們像讀書似的，一個字一個字、一行一行這麼讀，好像不是。這是概念，我這一篇好像我一瞬間就看完了，再翻那篇又看完了，就是這樣，然後你就身臨其境了。

為什麼《大經解》我再三的勸大家，你現在如果暫時聽不進去，千萬不要放手，接著聽。當你聽進去的時候，你就感到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那個時候你會感謝我的。劉居士告訴我不放手，讓我好好聽，她說得太對了。因為我感覺到好，我就希望大家都得到這種益處，都能體會到，這可能就叫法味吧，是不是這樣！比如說，我剛才是開玩笑，實際好像也是我的真心話，他們怕我冷，因為在錄像間空調比較涼，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的感受，我告訴他們我不冷，當我講的時候我全身是熱的。我說當我覺得冷的時候，阿彌陀佛給我送的是暖氣，當我熱的時候，阿彌陀佛給我送的是涼氣，所以你不用擔心我冷不冷、熱不熱。我現在真是全身是溫熱的，特別舒服的那種感覺。你坐在這裡，真是三寶加持，我哪有這麼多話跟你們說！我告訴你們，我是個性格非常內向的人，我也不善張揚，我平時，尤其是現在，我愈來愈感覺到我的話很少很少，有時候一天沒什麼事，我可能連十句話都說不過去。不是我要止語，我不是這樣，不是有意我今天不說話，我止語，不是這樣，自然而然

的我就沒有話說了，就是這種自然的感覺，是非常真實的。過去看點什麼不順心的事，比如說跟我老伴叨叨叨，我現在不叨叨了，我也沒有什麼不順心的事，我也不看人家不順眼了，整個境界一轉以後，人的境界確實是在提高。

怎麼提高的？聽經聽明白了，聽進去了。如理如法的聽經，絕對對我們修行人是非常有益處的。因此現在你看，咱們的條件多好，法寶隨手可得，咱們佛陀教育協會的法寶，大家隨便結緣，這個方便條件太好了，所以我們太有福報了。這樣你看光碟有光碟，你要看書有書，你結合起來還可以對照，創造這麼好的條件給我們大家，你說我們大家再不好好修行，再修不成，真是，失去了這個機緣，多麼的可惜！反正我告訴你們，我是啥也不想了，我這一生就是要回家，我就是要回西方極樂世界，而且我堅定我一定能回去。我回去，我不自私，我不回去享受，在阿彌陀佛身邊，在阿彌陀佛的加持下，我學會本領，我肯定我會倒駕慈航回來，虛空法界哪個地方需要我，我就到哪兒去。過去我比較狹隘，我就認識這娑婆世界，所以那時候就想，到時候我回我還回娑婆世界。我現在不是這麼想了，虛空法界哪兒需要我，我就上哪兒去，我沒有挑剔，我不侷限於娑婆世界了。

過去我老伴說我上西方極樂世界自私，為什麼那個地方那麼好你要去？因為他聽我讀經，我告訴他西方極樂世界如何如何好。他說那你為什麼不上地獄去？你怎麼非得要上西方極樂世界？我說老伴，你對我是一個好提醒，我說如果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讓我回去，我就上西方極樂世界；我說如果地獄眾生需要我，我就上地獄去，我就和地藏王菩薩一起救度這一方的眾生離苦得樂。我說我沒有挑剔，我不是挑好地方，壞地方我不去。實際沒有好、沒有壞，都是你的心感召的，是不是？你感召的是極樂世界，現的就是極樂

世界；你感召的是地獄，現的就是地獄，所以咱們不要分別。那時候我跟大家說了幾句，我說「虛空法界皆我故鄉，自由自在，來來往往，哪方需要到哪方去，眾生離苦，我心歡暢」，好像就每天都用這幾句話來提醒我自己。

前些日子我到刁居士家去，她說大姐，我姐夫給我寫這個條幅，這個字我不認識，人家來問我，說妳這條幅上寫的啥？我說我認識，雖然我老伴寫那個字我不太認識，但是因為那個詞是我說出來的。後來他們告訴我，說這是你說的詞，我才想起來這是我說的，實際是不是我說的我也不知道。說的是什麼？就是告訴說「末法末劫時空點，六道眾生多苦難，泣勸眾生快覺醒，速登回家大法船」，就這四句話。後來我想起來，這四句話是我什麼時候說的？有一天可能是小刁上我家，她姐夫說，我給你寫個條幅吧。小刁說，大姐妳給我說個詞，讓我姐夫給我寫。好像我是不是我隨口我就把這四句話說了，我老伴就它寫在條幅上，就給她裝裱了，她拿回家就掛在家。這個事我早都忘了，都沒有印象，那天上她家一看，她一說，我說可能是那天我說的，就是這樣。

這些個告訴我們什麼？讀經、念佛、回家，就是告訴你就是這一條路。我不知道現在大家是不是你堅定不移的選擇這條路？現在有很多佛友說，劉居士，有的管我叫劉姨，有的叫劉大姐，我說怎麼稱呼都行，我說那都是符號，都無關緊要，緊要的是拿沒拿到回家的通行證。有時候我們在一起我就說，我說自己多琢磨琢磨，拿沒拿到通行證？拿到通行證以後不能懈怠，得繼續努力。我說沒拿到通行證的，加油、努力，得把通行證拿到手，現在有什麼放不下的！真是，有好多佛友見到我以後，就是我們在一起那麼開心、那麼快樂，真是讓我非常感動。你說我一個老太太，傻裡傻氣的，土裡土氣的，我有什麼德能？讓大家，我用一句個什麼話來說？大家

像眾星捧月一樣的對我。我告訴你們，佛友對我好的那種程度，我真是都形容不出來。我自己問我自己，你有什麼德行，你讓大家這樣對你？現在這個事，一開始我有一定負擔，我不希望我成為名人，我怎麼成名人了？所以大家打電話也好，或者是到我那兒去也好，跟我所說的，去，我跟他們說，我說我不像師父說的那麼好，師父讚歎我是讚歎咱們所有的學佛人，他是希望所有的學佛人今生都能了生死，都能回家，這是師父對大家的希望。

師父把我推出來，我琢磨琢磨，我也不出頭，也不露面，十多年我就擱家裡貓著，怎麼就把我推出來了？後來我跟師父說，我說師父，我一九八四年調省政府的時候，因為我非常土氣，人家沒有我這打扮的。某某處的一個副處長，跟我們處長問，說你們基層處擱哪挖出個出土文物？我成了省政府的出土文物。一直文物了這麼多年，然後有病就回家了。我說師父，這出土文物你怎把我挖出來了？師父說，好好好，給大家做樣子，給大家做樣子。我就仔細琢磨師父這句話，我給大家做什麼樣子？老老實實念佛的樣子，這就是師父對我的期望，期望我給大家做這個樣子，然後期望大家好好念佛，老實念佛。因為只有你老老實實念佛，你才能回家，這是連帶關係。所以我就覺得我肩上的擔子太重了，我有那個本事嗎？我上次來的時候，師父就坐在這個座位上講《大經解》的時候，我是坐在那一側的位置上。你們看第一集到第五集，你們再看的時候你仔細看，師父的眼睛往那面，眼光往那面看的時候，那就是師父瞄著我，說那個話就對我有針對性，我真是這麼理解的。

師父說了幾句什麼話，我真是牢牢記住了。第一句話師父說，不要做自了漢，就是告訴我不要做自了漢。因為我十來年我一直擱家貓著，我沒有出來，這是不是師父針對我說的？第二句話師父說，不要獨善其身。我很認真，我回家去查字典，「獨善其身」我得

把它整準確，啥意思？我查字典查明白了，不要光顧你自己。第三句話師父告訴，要帶更多更多的眾生，當然包括咱們人，有形的、無形的眾生都包括，師父就說要帶更多更多的人回家。這三句話我對號了，這是師父告訴我，大概就是我的任務。既然任務明確了，咱們就好好做。所以現在我就想，不要辜負師父的教誨，老老實實的做，能做到哪，我百分之百的努力我盡到了，我不留遺憾，我不讓師父為我操心，也不讓師父失望，更不讓對我寄託了那麼多、那麼大期望的那麼多佛友們失望。

我有時候過關過不去，你們看我現在，不要把我看得很神，我一定要給大家解決這個思想認識問題。現在很多人，很多佛友給我打電話，到我那兒去，或者請我出去以後，他們的語言告訴我一個什麼？就是說我神了，就把我看得非常神非常神，我什麼都能、什麼都會，我什麼困難也沒有，我是一帆風順的。我告訴大家，不是這樣的，我經歷的苦難、磨難非常多，真是這樣的，我不騙你們。就是肉體上的、精神上的，各種各樣的磨難我都經歷了，我曾經有過不去關的時候。我曾經跟我身邊的刁居士說，我說刁，這個關實在是難過，我有點要退了。刁居士就說，那不行，你退？我們還等著看你給我們做好榜樣，你就給我們做這個樣子？你讓大家太失望了。就這麼直截了當的批評我，當時真是給我敲了警鐘，再難我也得前進，我不能退，因為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，那麼多佛友對我太寄希望了。

我從香港回去以後，我到大連去一次，到大連我給大家也不是什麼講課，那你說我用什麼詞來說，就是這麼面對面和大家交流。那一次去了可能大約是二、三千人，那兒好像是一個寺院，樓一層一層的，它的樓梯就是那樣，我說不出來，反正坐人是一層一層那麼坐的。就去了那麼多老菩薩，當時我給他們講的時候，反正我就

覺得大家都特別開心。照下來的照片，這兩天小余拿去我看，就是那個場景，那老菩薩笑的，真是發自內心的，當時那種場景特別讓我感動。後來我又上蘇州去了一趟，在蘇州是幾家聯合搞了一次，他主要是傳統文化，就是講「智慧人生，和諧社會」，是這個專題，給我安排了兩節課，上午一節，下午一節。它那個場面就是現在我仍然歷歷在目，它是現搭的講演，是叫廳，還是講演場，還是講演棚，我也不知道，新搭的那麼大一個棚，得費多大功夫，裡面都重新佈置的。講的時候，所有的聽眾都是坐在地上，沒有椅子，因為有椅子佔地方，坐的人少，所以就地鋪著墊，聽眾都是坐在地上。當時我坐在台上，我就覺得心裡好難受，你看我坐在台上挺舒服的，那麼多老菩薩們坐在地上，這麼仰臉瞅著我，我真是心裡挺難過的。但是就是那個場面那個條件，我也解決不了，我只好盡心盡力的，把我所有真實的東西，我都如實的告訴大家，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。

那天我下午講完了以後，主持人是傅沖，可能在座有認識的，就是那個演員傅沖，和丁嘉麗老師、胡小林老師在一起的，她是主持。我講完了以後，她說，全場一致要求劉老師繞場一周。因為那一次可能也是，反正我在台上往下一看，密密麻麻的全是人，一個挨一個，一個挨一個，後面的居士們說沒看清楚。它前面有大屏幕，可能風一刮，大概它不是那麼特別清楚，有點污，要求讓我繞場一周。你說一個傻老太太，幹嘛，讓人大家這樣，沒辦法，就繞場一周吧。他們把我圈在中間，我就在中間那小圈圈裡，他們這個圈移動，我不就往前移動了嗎？就這麼繞場一周。因為兩邊，一個是一片一片的都跪了，要是三、五個，肯定我要去把他們擡起來的，幹嘛！然後都想來摸摸你，就那種感情，老菩薩們那手使勁的往圈裡伸，我也去摸摸他們，我不忍心就讓他們使勁那麼搆我。但是一

圈把我圈著，我出不了圈。就這樣，我就繞場一周。那些老菩薩們哭得，我都不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眼淚。當時我就心裡想，你劉素雲何德何能，讓大家這樣對待你，你為大家做了什麼？大家這樣對待你，我真是非常慚愧，我真是非常感動。

師父把我推出來之後，我所受到的禮遇，我都沒法形容。因為我以前很少出門，我沒有見過世面，我不知道道場的規矩，我出來也傻呵呵的。我不是十來年沒出來嗎？這次是把我逼出來的，我出來以後到外面一看，就好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似的，哇！外面的世界是這樣的，好像看什麼都非常新鮮，聽人家說啥都新鮮，都聽不懂。我可能我心裡就是阿彌陀佛，別的我沒有，愈念，我不能說我愈念愈傻，我要說我愈念愈傻，你們說劉居士愈念愈傻，我可不敢念了，不是這樣。我也不能說我愈念愈有智慧，那有的說你吹牛，你念出智慧了。我不知道我怎說好。反正我覺得我就是愛念佛，我也會念佛，我也願意念佛，我也願意成佛。昨天師父講法時說，六祖惠能大師去見五祖，五祖問他幹什麼來了，他說我來作佛。我當時心裡傻乎乎說了一句，心裡說的，因為我就坐在這兒聽師父講，我心裡說「我要去，我也這麼說」，就能傻到這分上。你說是不是真心話？是真心話，我這個人不善於張揚，我不會說謊話。師父這麼說的時候，馬上我心裡就反應，我要去我也這麼說，我就是要作佛，真是這樣的。你說學佛為什麼？念佛為什麼？不就是為了作佛嗎？

然後三句話，我告訴你們，第一句話是方東美先生說的，他說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，這個大家可能印象很深刻。我過去對這句話認識不深刻，現在我愈來愈認識愈深刻了，為什麼是最高享受？就是你享受到了，你才知道學佛是多麼樣的快樂，你的煩惱愈來愈少，愈來愈少，愈來愈少，快樂愈來愈多，愈來愈多，你說多麼好！所

以說，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，最高，再沒有比這個高的。這是第一句話。我又說了一句什麼？念佛是人生最大快樂，因為我念出快樂了。我就想，有什麼事能比念佛再快樂的？有多少金銀財寶也比不上念佛，是不是？念佛是人生最大快樂。第三句，作佛是人生的終極目標。這就是我概括的這三句話，我把它連在一起，我說這就是我的努力方向，我要享受到學佛的快樂，我要享受到念佛的快樂，我要完成這個終極目標，我一定要作佛。我人生下面有多少時間我不知道，因為我都交給阿彌陀佛了，那些都歸阿彌陀佛管，我剩下的時間就是這三句話，這就是我的目標，而且是堅定不移，最後那肯定是回家。

我現在就有什麼感覺？每當我讀經的時候，每當我繞佛的時候，我就想，我繞一圈我離西方極樂世界這個家門就近了一步，我又繞一圈我又近了一步。另外那些看不見的眾生，他們和我一起繞佛，我看不見。有的佛友去繞佛，說，眾生太多了。我當時心裡想，好事，是不是？念佛的眾生愈多愈好，師父不是告訴我帶更多更多的人回家嗎？那你說，這不是都跟上來了嗎？我回家，我一定要帶更多更多的跟我一起回家，一定要去見阿彌陀佛，一定要讓大家作佛。如果我不完成這個任務，不完成這個使命，我對不起阿彌陀佛，我對不起師父，我對不起眾生。真是，現在比如說，我也有時候辦傻事，但是我覺得我沒有為自己，所以我幹啥都坦坦蕩蕩的。比如說我家播經，我已經播快十一個月了，就日夜不停，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播，給虛空法界的那些眾生，不同維次空間的眾生播。一張光碟一次是播半個月，半個月播完了再從頭播，就這樣播，我已經播十一個月。再一個就是，我家的念佛機是二十四小時不停。

我當時，我不會請，我也不會送，我就那樣想，所有有緣的眾生，願意聽經聞法的，你們隨時來，我都歡迎，沒有限制。我不是

說我請誰，請誰，我不會，我就說所有有緣眾生，誰願意來聽我都歡迎。願意聽經的在這面聽經，願意念佛的到佛堂去念佛，兩不耽誤，就這樣十一個多月。當時有人說，你給虛空法界不同維次空間的眾生播經，那你不是把鬼都招回來了嗎？我說我就是要把他們招回來，上我家來聽經聞法的鬼都是善鬼，沒有惡鬼，都是要成佛的鬼，那有什麼不好？因為老法師有一段開示，我說我聽老法師講，我聽明白了。你要是起心動念說，我家如何如何，我要是這樣，那鬼都來了咋辦？反正我也看不著鬼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感覺那鬼都很善良、很慈悲，他們願意來，願意來就都來聽經了。

那個碟有什麼？有《無量壽經》、有《十善業道經》、有《三時繫念》、有《地藏經》，等等，這些有什麼不可以讓眾生聽的？我倒希望所有的眾生，只要有緣分，能來到這個道場來聽經，我都歡迎你們。我告訴他們，咱們來道場，守規矩，我看不見你們，我也不會招待你們，你們各找各的位置，互相不要干擾，聽經的擱這面聽經，念佛的擱那面念佛。我說你們隨時可以來，還隨時可以走，來去自由。你看咱要修成了，上西方極樂世界，不講來去自由嗎？這些個眾生們到我那兒去聽經聞法、念佛，也來去自由。我說你們覺得念成了，該上哪兒去你們就上哪兒。完了我心裡加個什麼意念？護法們慈悲，誰來也別擋著，都讓他們進來。我就這麼的，所以我沒有限制，我也沒有挑選。我這十一個月我覺得可好了，那些佛友上我家都說，你家的磁場真好，坐在你家就覺得渾身都舒服。我也不知道是一種感覺，還是迷信我，還是怎麼的，我說不清楚。這不是挺好嗎？

我再給你們舉前兩天這個例子，我二十一號來香港，起程，二十二號那天，一個小小子給我打電話，我不認識，我也沒見過。就說劉姨，你快快救救我。給我的感覺，他電話那邊好像就非常痛苦

，說話的時候好像那脖子被誰勒住不讓他說，就那樣的，連喊帶叫的，讓我救救他，我也不知道怎回事。我就說了一句，我說大家都通情達理，咱們不就是要聽經聞法嗎？是不是知道我明天要起程上香港了，都想跟我去？因為我也看不著，我也聽不著，我啥也不知道。我說如果你們要是守紀律、守規矩，明天都跟我上香港見老法師去，上老法師那兒聽經聞法去。完了，電話裡那面就告訴我，劉姨，我好了。這是我這面的起心動念，是這個起心動念，我電話裡也這麼說的。完了接著我又說了一句，我說你身邊的那眾生沒有歹意，他們想去聽經，就這樣。結果第二天我到機場，那小小子在機場等著我，我也不認識。「劉姨！」我說你誰啊？因為我沒見過面。他說昨天我不和你通電話來的嗎？啊！我說你昨天和我通電話。你說就這麼個緣分。

我告訴你這個，舉這個例子是什麼？你要理解歪了，你就想劉居士她有通。我告訴你我沒有，我就是心比較慈悲、比較善良，我沒有分別，眾生平等，到我這兒來，蟑螂螞蟻都平等，都是菩薩。我過去特別怕老鼠，我要在道上見著死老鼠，我得繞得挺遠，我繞過去，我不敢瞅。我現在就可以給牠找個東西給牠包起來，挖坑給牠埋起來，我現在能做到這一點。就是你那種慈悲心生起來以後，什麼你都不討厭牠，也不害怕牠，你就覺得要把牠的肉身安置好，別讓牠晾在街上，車來車往會壓著牠們的，你就是這樣。實際就是一種慈悲心，你這樣，好多好多眾生他就受益了，你看他聽懂了。我現在也不知道跟我到香港來的究竟有多少眾生，我沒有通，我看不著，我也聽不著啥，我就感覺到大概是千軍萬馬。這麼一說，那能來得少嗎？可有這個機會了。反正我就告訴他們，不管走到哪兒，咱們都守規矩，別搗亂，到道場，咱要守道場的規矩。所以你看，如果這些眾生他這一次跟我來到香港，他受不受益？對他成佛有

沒有幫助？可能咱們的一個念頭是對眾生有利的，就解決他問題了，是不是這樣？

因為我曾經作過一個夢，後來我問了好幾個人，我甚至都問過出家師父，我這個夢是怎麼回事？他們給我解釋了。因為我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五號住的院，我住院兩天，第二天我就作了一個夢，夢見我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的一個老同事，一個男的，老師，因為我原來當老師來著。他就穿著一個解放軍穿的大頭的翻毛的皮鞋，我們都管它叫大頭鞋，上一個沙子山。那個沙子山好高好高，他穿這個鞋往山上一上的時候，一踩，這沙子不就堆下來了，他就掉下來，上一次掉一次，上一次掉一次。然後他就說，劉老師你幫我一把唄。我說我怎幫你？他說你蹲下，我踩著你，我就上去了。我說那好說，我就蹲下了。然後他踩著我他就上去了，沒影了。我不知道這個夢是怎回事，第二天我就跟我老伴說，我說老伴，你給魏老師打個電話，你看看他有啥事怎的，我昨天晚上夢著他了。我老伴就去打電話去了，打電話回來告訴我，他說收發室的一個女老師接的，她說魏老師兩天前去世了。你看，我是二十五號住院，我二十七號作這個夢，然後告訴我說他兩天前去世了。

這個夢我一直覺得好像是有點什麼說的，後來我就問了一些人，他們說，那說明你能幫他。我說我哪有那本事！他說你看，他們問我，你是不是蹲下以後，他踩著你就沒影了？我說是，這我不撒謊。他說那就是你把他救了。我說那我把他救哪去了？我當時傻，不懂。我說他還是去世了，他怎沒活？我當時的想法就想，你們要說我能救他，我應該把他救活，但是他已經走了，就是這樣。現在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，真是，可能我們每個人的心念，那種力太強了，你別要小看了你自己的力量。因為你這個力量來自於什麼？來自於十方諸佛菩薩的加持，來自於龍天護法的護佑，真是這樣。你

那個心念是為眾生的，你肯定能救眾生。比如現在做些事情，有的佛友都說，劉大姐，你幹啥心誠，你幹啥都靈，這事你來辦。我告訴大家，不是這樣的，你辦你也靈，就是你的真誠心發沒發。如果你真誠心發出來，誰幹誰靈，我真是有這個體會。不是說我比大家強，我辦就靈，你們辦不靈，不是這個概念。如果你要想，這事我辦不行，我辦不靈，那肯定是不靈，因為啥？你起心動念就覺得你不行、你不靈，那肯定結果就是你不行、你不靈。你要認為我行、我靈，你真心誠意去辦，一定靈。

我們讀經，包括咱們現在每天，如果你們聽《大經解》，你翻《大經解》這本書，你哪怕能看它個五頁、十頁，你不知道你受多大的益，你可千萬別小看《大經解》這一本書。不要把它當作書來看，它是寶，傳世之寶，無價之寶。你看每一個字，它可能就是一朵蓮花，它可能就在放光，它可能就在照著你。有的佛友說，劉大姐，佛光老照你，它怎不照我？我說不對，佛光普照，你回去查查字典，什麼叫普。如果是照我不照你，那個普它就不應該存在了，那就寫「佛光照」就完了唄，它為什麼要個普照？普照就是所有的它都要照。為什麼你感受不到？因為你心亂，你心不清淨，你感受不到；你心清淨了，你感受到佛光普照。比如說你晚上躺在床上，你不要想我都這麼大歲數了，我死了以後，我家這個房產，我是分給兒子還是分給姑娘？將來我孫女能上哪個學校？你要是躺在床上想這些事，你肯定感受不到佛光普照你，因為你想的是你房產分給誰，你想的是你姑娘、兒子如何，你孫子、孫女如何，那你體會不到。

如果你心非常清淨，你躺在床上，大家可以試一試，慢慢來，你可以試一試，到時候你會感受到的。你就想阿彌陀佛額頭這兒那個光，整個成一個喇叭筒形在照著我，這兒出來，這不就是喇叭筒

形嗎？你就在這個佛光裡面，就在這光裡，你就感受到你的身體非常舒服、非常輕鬆，心情非常愉悅；不是愉快，那是一種愉悅。你說在那種情況下你進入睡眠狀態，你睡眠能不好嗎？能作惡夢嗎？不可能。所以每天我就用這種觀想的方法，然後我就想《大經解》這本書，這一行一行字是一朵蓮花一朵蓮花，這一行就是一串蓮花，然後一串一串的蓮花，就是這一片都是蓮花，你就想像這是個蓮花池，是不是？有葉、有花，有骨的。然後你就把你自己想像成我就在這蓮花中，你想像，你願意在葉上，你在葉上，你喜歡綠的，我在那個蓮花葉上；我很喜歡花，我在蓮花心裡，你就這樣想。你就想像你就在蓮花心裡，你就在蓮花葉上，你說你能不高興嗎？你能做惡夢嗎？你就想，這個蓮花池是哪兒的？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那個蓮花池。

你不是念佛人嗎？你念的愈精進、愈專一，你那朵蓮花就開得特別大；你要是退縮，我不念了，你那蓮花就逐漸逐漸萎縮；最後你要是不念佛，可能那個蓮花就枯萎了，就是這樣的。你每天反覆的把自己和經融合在一起，和佛號融合在一起，和善知識融合在一起，你說你這個境不就是好的嗎？你成天看你身邊那些不好的境界，你淨撿那些垃圾，都裝在你自己那本來清淨的容器裡，就是我們的清淨心裡，你都裝下垃圾，你能快樂嗎？實際就是一念之間，你要想快樂，聽經、念佛、聞法；你要想煩惱，你就想你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。我們有的佛友跟我說，「聽你說，我們都非常感動」，最後總結一句話就說，「你行，你能做到；我不行，我做不到」。你們想，一句話，把自己不全否了嗎？聽我說很激動、很感動，覺得好，完了就說我不行，我做不到。我告訴你們，人人都能做到，因為啥？我是凡人。我是凡人，我能做，你們也能做，我要是能夠回極樂世界，你們也能回極樂世界，我都跟你們簽合同、簽合約，

行不行？

我要先到極樂世界了，你們誰往生極樂世界，我肯定接你們。別的地方我不去，我就是回家。如果你們在座的哪位老菩薩先回西方極樂世界那個家，我去的時候你一定要來接我，是不是？你就想，「劉居士那次還給我們講過課，我可得去接她」，你就在阿彌陀佛身邊。我一看，老菩薩，我們又見面了，多好！是不是？那種快樂，那種幸福，不是咱們世俗間人和人勾心鬥角，你怎麼了，我怎麼了，張家長，李家短，煩不煩心，多煩惱啊！咱們都和菩薩們在一起，多快樂啊！昨天我們和齊老菩薩到那公園裡去幹什麼？學怎麼笑，老菩薩太快樂了，那個笑，以後你們要能看到那個錄像，或者照片，你想不笑都不行。老菩薩說了，回西方極樂世界多高興，笑成一團！一般我這人比較發木，我也不太愛哭，我也不太愛笑，但是昨天我都笑了。他們告訴我，你都要笑出眼淚了。真是這樣的。你就在那個氛圍裡，大家都那麼開心，就好像我們回到西方極樂世界那個家以後，在那個家園裡，大家快快樂樂的做遊戲，就是那種感覺，太好了！回過頭來，我們一回到自己那小家，一接觸那環境，煩哪煩哪，累呀累呀，犯得上嗎？人生這幾十年，你煩你也得過，你累你也得過，你不想煩不想累，你想快樂，你那個智慧就生出來了，是不是？

北京有一個佛友看了我的光碟，起個火車票就到哈爾濱來看我了，早晨下車到我家，晚上回北京，因為第二天她的學生畢業論文答辯。我說你幹嘛這麼忙？她說不行，劉姨，我看了你的碟，我必須去哈爾濱看你，我要看不著你，我心裡不踏實。你看就一天時間，就跑到哈爾濱專程來看我。走的時候，把我家佛堂供的那些水果，告訴我，劉姨，你家供這些水果，我全背回北京。我說傻孩子，那大西瓜十多斤，那麼多水果，你怎往北京背？她長的又瘦又小，

一個小女孩子，她是北京交通大學的一個老師。她說不行，我都背著，我能背動。我給她裝了五大包，刁居士和我兒子，一起給她送到火車車廂裡面。等後來又有人要跟她換車廂，她原來在五車廂，後來十一車廂，可能這邊有伴，要跟她換，咱們學佛人都比較隨和，換吧！刁居士和我兒子已經下車了，她告訴我，她自己又把這五大包水果折騰到十一車廂去。她說那些人不理解，都問她，你幹啥從哈爾濱帶個大西瓜上北京？你帶這些東西幹嘛？北京沒有賣的嗎？她說我沒法解釋，我就是要帶著，全都背回北京了。然後她們有七、八個同修，每個禮拜在一起共修一次，這回可是分享了。給我來封信寫著，劉姨，你不知道你那個大西瓜有多麼甜多麼甜，我們同修共修的時候，分享了這大西瓜。那些同修讓她，你描繪描繪，劉姨什麼樣？她說我就想，用什麼詞把我劉姨描繪出來？給她們的佛友描繪，就是這樣。

你說佛友之間這種感情，咱們就用這個詞來說，這種感情，是不是非常真實？我和人家的孩子不認不識，她就是在網上看了我那張光碟，就起一張票到哈爾濱來，晚上第二天又有事又返回去。一般就是親屬，關係再好、再密切，都不一定能做到這點。我不是說孩子過來看我就好，我說佛友之間這種感情，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？真是一種智慧的顯現。就好像有一根線在牽著我們，把你的心和我的心連在一起。你看你們在座的，我都不認識，但是我見到你們我就覺得非常親。剛才我進這個講堂之前，我看那屋有些佛友在那兒坐著，跟我打招呼，人家這邊實際已經追我，要趕快進來了，我過去匆匆忙忙的和大家見見面，我就覺得特別親切，是不是？可能你們見了我也覺得挺親，我見了你們，我也覺得特別親。我跟佛友說，我說我不知道我怎麼解釋，我就覺得反正老太太傻乎乎的，有點傻人緣，好像討厭我的人不是太多，是不是？可能人家討厭我也

不跟我說，那我就知道了，我自我感覺良好，就是這種感覺。

我就想，你真心對待別人，你感召來的一定是真心；你假心假意對待別人，你感召來的一定是假心假意；如果你愛撒謊、愛騙人，你感召來的一定是別人跟你撒謊，也騙你。這麼多年我就這種感覺，反正我覺得不撒謊特別好，不打妄語，我什麼事我都能真，在我這兒沒有隱私、沒有祕密。人家說，有的事你不能說。我說那有啥不能說的？你不能說的事，你不都是怕人的事嗎？你怕人的事，不就是見不得人的事嗎？那就犄角旮旯，在黑暗裡藏著那個事嗎？見不得大雅之堂。我說在我這兒沒有，好事壞事我都公開說，壞事讓大家借鑒，我做錯了，你們別向我學，別做這個；我做對了，你們也借鑒，這個挺好，我們借鑒來學，這有什麼不好的？我那個光碟講火車上打撲克那個例子，你們都看了吧？聽到那一段沒有？我調省政府以後，跟我們三位領導出差，一個祕書長、兩個處長，就我一位小兵。在坐火車上的時候，消磨時間打撲克，我和柳處長對家，祕書長和方處長對家，打升級的，我就會玩這個，別的我還不會。

升級不得亮三，誰亮三誰就是莊家，我運氣好，我第一把我就抓到三，抓到三我就亮了，那我就是莊家，那六張牌也歸我，我再扣六張就該我出了，我開完我就出副。祕書長不和我對家，祕書長問我，小劉，你有大王沒有？「我沒大王。」他說，沒大王，你是莊家，你怎麼不調主？我說主擱我對家柳處長那兒，我調不就把它調下來了嗎？柳處長就說，我沒大王，我沒大王。祕書長說，你別說，小劉不撒謊，讓小劉說，你怎麼知道大王在柳處長那兒？我說，剛才抓完牌，他擱底下拿腳踹我一下，我理解就是告訴我大王在他那裡，所以我不能調主。我倆一夥，大王在他那兒，我要調主，我不就把大王給調下了？所以我就出副。柳處長說，別聽她瞎說，

我沒有大王。祕書長說，等著，最後出完了，總得露出來！就出出出，大王肯定在柳處長那兒，祕書長說，怎麼樣怎麼樣，你看大王是不是在你手？柳處長說，從此以後，我再打撲克，無論如何不能跟小劉對家，實在也不能實在在這分上，打撲克都能說真話，人家耍錢不是耍錢鬼嗎？我說你耍鬼別跟我鬼，我這兒沒有鬼，就是這樣。

我給大家說這個例子就是說，我這個人就是能真誠傻到這個分上。要說假話，我也沒說過，我不知道說假話啥滋味，反正我想最起碼臉紅，心裡忐忑不安，大概應該是這種感覺。所以我告訴你的都是真話，這樣大家都會覺得很瀟灑、很自在，你們聽我講真話，我想你們心裡一定是很快樂的、很自在的。我要擱這兒坐著編假話騙你們，你們肯定心裡不贊成，我們花費這麼多時間坐這兒，聽這傻老太太編瞎話騙我們。我不會這樣的，我說的是真的，對你們哪點有好處、有幫助，那你就聽了；如果沒有幫助，你聽著不順耳的，你別生煩惱，你就當那老太太啥沒說，我啥沒聽著，我聽的都是阿彌陀佛，就完了。所以怎麼都不生煩惱。

現在我就告訴大家這個妙招是什麼，不生煩惱的妙招，你就成天沒有自己，什麼事都想著別人，什麼事都為別人著想，你就非常快樂。你要一琢磨自己，我這個事還沒整明白，我那個事還沒著落，我這個事我沒佔到便宜，你這一天肯定是生活在煩惱當中，你不信你試一試。一開始可能不習慣，你每天早晨起來告訴自己，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天，我一定要好好過，好好念阿彌陀佛。然後遇到一個事你就想，我給你們教一個辦法，我遇到難心的事，我比較看不慣的事，我怎麼辦？我就想，這件事如果是觀音菩薩遇到了，觀音菩薩怎麼處理？咱們不是學佛嗎？就得這麼學呀！我就想，我要處理，我可能呼吼喊叫，發脾氣了。我就想，觀音菩薩，我沒聽

說觀音菩薩在什麼場合發過脾氣，所以我處理這個問題我不能發脾氣。心裡就念「觀音菩薩加持我，觀音菩薩加持我」，就這樣，你念十聲觀音菩薩加持我，或者你念十聲阿彌陀佛，你起波浪的那種心，逐漸逐漸平息了、平靜了。然後你再處理這個問題，保證和你剛才那個處理方式、方法是不一樣的，真是這樣。

你要火一來，馬上就發出去，你想收你收不回來。先別忙，咱先念阿彌陀佛，先念觀音菩薩，你這樣平靜下來以後，你再處理問題就恰如其分，就好了。一件事一件事的這樣去辦，時間長了，積累起來就是智慧，小智慧就變成大智慧。實在不行，咱學一休，那次我講，我說我孫女一轉就轉出智慧了。咱們比一休要聰明得多的多，咱不學聰明，要學智慧。聰明多了是世智辯聰，可能對咱學佛是個障礙，學佛得學出智慧來，不要學耍小聰明。智慧和聰明是兩個概念、兩個結果，學智慧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學世智辯聰、學聰明，在六道裡輪迴，它就是這樣。你看，現在咱們世間人都很喜歡說誰誰很聰明很聰明，我現在跟大家說，我就說大家要學出智慧來，不要學聰明。聰明好不好？也沒什麼不好，但是就是你往哪方面用，如果你把你的聰明用在學佛上、用在讀經上，你的智慧生出來，那作用該有多大！是不是這個道理？你們仔細體會體會。

我學《大經解》，我告訴你們，我學得不深刻，你們設身處地想一想，一個來月，我從第一集看到第五十九集，也是僅僅看過一遍而已，是不是？沒有仔細去消化、理解，因為還沒道出這個世間。我再第二次看的時候，肯定和第一次看，效果是不一樣的；你第三次看，又超過第二次看。你想，如果你真是把這每一個字都看出蓮花來，都看出發光來，肯定這部經你是大大的受益了。你就把這部經、這個講解，和老法師講的光碟，和這本書，你就當作寶貝一樣的裝在你的心裡，這個就是你去西方極樂世界的通行證，你就拿

到通行證了。但是你要是隨幫唱影的，我一天就是翻翻，翻幾頁看看，晾在那兒，聽經聽不進去，擱下來，這肯定就不會有這樣的效果。就是不同的因緣、不同的根性，對這部經、對《大經解》做法不一樣，肯定最後的結局不一樣。我想，能坐在這個講堂裡來聽經聞法的，你們的慧根很深很深，真是的，努力努力就回家了。你們都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人，就是早回晚回，坐在這個講堂的肯定回得早。

不要怕，別聽劉居士一說，我們都要上西方極樂世界了，年輕的說，我們還不想死呢。不是說你成就了，你就死，你看我說我要三年成就我自己，有的居士說，你別這麼講，這麼講我們聽了心難受，你得在這個世間，你得給我們做榜樣。我說我不都說明白了嗎？是不是沒聽明白？三年之內我成就，就是我有把握了，我一定能回家，這叫成就。我任務沒完成，人世間還需要我，我就再住著唄，是不是？你要修到來去自由了，你想啥時候回，你就啥時候回，你看這多自在！所以現在我不打這個妄想，我過去打過妄想，我一心要回家，我厭離娑婆，那時候有逃避，我想快點回家。我可不擱這兒，遭這個罪幹什麼，我真那麼想，我想跑。現在我的心念不是這個心念，你就交給眾生，交給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給你啥任務，你就完成啥任務，眾生需要你幹啥你就幹啥。

現在比如說，很多佛友有事找我，比如說有病了，肝癌晚期，要往生了，你說去不去？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感覺，我是啥分別沒有，需要我去，說劉大姐，我家丈夫可希望見見你。我說好，你告訴他別著急，我馬上過去。我就過去了，過去坐著跟前，跟他面對面的，推心置腹的，「你想不想回家？」「大姐，我想回家。」我說好，咱們一起回家，我說一定要有信念。他說大姐，我就希望我走的時候你來送我。我說不要攀緣，緣分到了我肯定來送你，但是

有一條，你必須上西方極樂世界，你不上西方極樂世界，我不來送你，你不上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往哪兒送你？那我不來。我說我是肯定西方極樂世界那夥的。他說大姐，我必須得上西方極樂世界，我要不上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再也見不著你了，我還想見你。我說那好，你要想再見著我，你必須得上極樂世界才能見著我，否則你就見不著我了。信念一下子就增長了。說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上西方極樂世界，別的地方我哪兒也不去。而且說我走的時候，我一定要給親朋好友表法，我坐著走、站著走，我念著阿彌陀佛，我笑容滿面的走，讓我那些不信佛的親屬朋友們一看，「你看人家走得多好，信佛真好！」他們也就信佛了。

然後告訴我，大姐，我走了以後，我在地下，在這兒躺著。連把這都安排了。我說別打妄想，不在那兒躺，咱在床上。他媳婦也說，你就在床上，你別想你走了以後我怎麼了。就是我們談這個話題的時候，就像唠家常一樣的特別親切、特別自然，沒有一種恐懼感，你看這個因緣有多麼好！你如果要是貪生怕死，我就是怕死，我告訴他，我說老弟，你千萬別怕死，怕死，非死不可，而且死的時候非常痛苦。我有實際例子，我都告訴他。我說你要不怕死，一心念佛求往生，你走的時候非常殊勝。你怕死，你是必死無疑；不怕死，咱們回家，往生極樂世界。這兩條道，你為啥不選這個光明的，非選擇那個？他說大姐，那一道我肯定不選，我就回家，我一定要好好的。就來之前，刁居士，我們又去看看他，又跟他唠唠，那個信念、那個堅定，你說我不高興嗎？他想見我，我去見他了；他想跟我唠嗑，我跟他唠嗑了；他想上西方極樂世界，我鼓勵他要堅定信念，這多好！他走的時候，如果我不出門我在家，這個因緣成熟了，我肯定送他。這樣把他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，人家大菩薩一表法，你度多少人哪！

我一個傻老太太，後來我一想，你別說我也能起點作用，傻呵呵的，咱們就這點能力，就都把它用出來。誰根熟了，誰要回家，誰要上西方極樂世界，只要和我有緣，我一定去送他，我讓那麼多人看看，念佛人往生什麼樣。我為什麼發心，我說我要三年成就？我著急了，我著急啥？因為有的佛友跟我說，說現在我們聽說這個往生、那個往生，上西方極樂世界了，沒見著真的，說沒見著真的，心裡不踏實，就想看真的。我一想，乾脆我來吧，我就給你們表演個真的，我真是這樣想的，所以我真是發這個大願。我就想，阿彌陀佛，如果我這個願可以，我一分鐘都不等，我就在佛友面前，我就說「我告訴你們，我要回家了，阿彌陀佛來接我了，咱們西方極樂世界再見」，擺擺手，「再見了！」完了我立馬就往生了，笑呵呵的，渾身柔軟，再放香氣，空中再有佛樂。你說還有幾個看著這個場面他不信佛的？他願意死了以後硬梆梆的，怎麼掰也掰不動？你看人家這樣，那個是那樣，他不就有學的榜樣了嗎？就因為這樣，我才發這個大心大願。

我想三年內，愈快愈好，給更多人做樣子，讓他們早點，我要是現在就往生，我就能給他們做樣子，他們現在不就堅定信念嗎？讓他們早點堅定信念，我就這個出發點。現在我可沒有逃避思想了，說我要逃離這娑婆世界，我沒有這個想法。我就想，能為大家做點什麼事情，我就努力去做。聽了老法師講《大經解》，好像我這個信念更加堅定了，我就想，一生都交給阿彌陀佛來安排，阿彌陀佛讓我幹啥我就幹啥。現在我就聽師父的話，師父上人讓我幹啥就幹啥。師父上人不是讓我給大家做個好樣子嗎？我就努力給大家做好樣子，我就所有的勁都使出來。現在師父說，現在你得了絕症病，你十一年了，你沒有死，你現在活得這麼健康，這不就在給大家做樣子嗎？得你這個病的，有幾個能活過來？真是，我告訴大家，

這種病太恐怖了，太痛苦了。但是你看我活過來了，現在活蹦亂跳的，身體愈來愈健康，精神頭愈來愈好，是不是？

今天給我安排四個小時，昨天我那護法刁居士不放心，怕累著我，跟這面同修商量，說給劉大姐安排兩小時吧。一開始說兩小時，到晚上尤居士打電話說，明天四個小時吧？我說行，到你這兒來就聽你的，你給我安排四個小時，我就講四個小時。講四個小時都講啥？我現在都不知道，我剛才面對你們，我就擱在台上坐著的時候，我還不知道我講啥。所以我今天面對你們講的這些，真是三寶加持，我告訴你們都是實實在在的話。這些話，你讓我坐在這兒，心情一緊張，我都不認識你們，大腦又空白，我說啥？我啥都說不出來。就是我說哪兒，哪段加哪兒，那都不是我自己安排的，可能是面對你們在座這些同修，大概就讓我說這些方面的內容，那我就說這些方面內容。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我還說啥？我現在告訴你們，不知道，真是，還不知道呢！你看我手是不是空的？你看我桌子上啥也沒有，沒有提綱、沒有題目、沒有講稿。我跟刁居士說，我說你別說挺不錯，這要我講一次就讓我準備個發言稿，難為死我了，我整不出來，我沒那個腦力。現在好，不管上哪裡講，講多長時間，不用我弄稿，到時候往這兒一坐，就用你這個嘴說。所以我說，佛菩薩借我嘴跟大家說。我平時真是，十天半月可能我都沒說這麼多話，我現在話，今天跟你們說得夠多的了吧？

我不知道我今天，做為我第二次來香港的所謂的這節課，對大家是不是有那麼一丁點的幫助。我今天這堂課主要的目的，就是告訴大家，《大經解》是寶，無價之寶，抓住不放，這就是回家的路條。大家聽明白、做到了，回家希望就非常，不說必保無疑也差不多了，千萬千萬別錯過這個機會。現在各種聲音很多，你的耳朵裡可能聽見這樣的說法、那樣的說法，那就看你的定力了。有沒有

定力，能不能定得住自己，堅定不移的讀下去、走下去，然後成就。因為，現在反應到我耳朵裡的反面聲音，確實是很多。我告訴你們，對我來說，沒關係，是不是？我不會動搖的，我就是死心塌地的念阿彌陀佛，一心樸實的回西方極樂世界。然後學好本領，虛空法界哪方需要我就到哪裡去，這就是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一個宗旨。希望大家聽明白了，努力去做；沒聽明白的不要緊，慢慢悟。可能迷悟就在一念間，你迷的時候你沒懂，不要緊，可能一瞬間你就懂了，懂了，你就成就了。

今天的時間快到了，這節課就講到這兒，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